## 蜂語風言

### 顯住老細

消委會認爲暫時不管制炒樓，免影响地產業。
至於小民便不理會了。

### 以貨就價

據說近期居屋漏水者多。因此售價畧低。

### 善與惡

改善無牌小販報告完成。小販可能認爲是改題。

## 賈流九七

陳濤

### 一三九：要脫離漩渦

「哎，剛才咱們講得太遠了，還是先解決眼前的問題吧！」唐明森說。「你眞的非搬出來不可嗎？這樣你的負担會很重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可是，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。」趙敏嘆一口氣。

「我看——你先將就一下吧，這事稍遲一點再作打算，好不好？」唐明森用撫慰的口吻說。

趙敏沒作聲。她在心中作着自己的打算——這件事不能與唐明森決定，他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我是一定要脫離這個三角漩渦的。

有的人很喜歡爭，只看中一樣東西，非爭到手不可，爲達目的，可以不擇手段，甚至自己頭崩額裂也在所不惜。但是，趙敏不想做到這種地步，她自認還沒有這種道行。

更重要的是，她覺得自己是先辜負了唐明森，現在，還能對他有什麼非份的要求呢？他已經有了一個似好的女朋友，何必令他爲難，令他痛苦呢！

還有，賓尼也着實是個純良可愛的女孩子，趙敏不忍心因爲自己的自私、愚蠢的行爲而令她也受到傷害，那對她太不公平，她是無辜的。

此刻，趙敏心頭意亂，感到自己彷如呆呆地佇立在十字路口，不知何去何從！而感情上的失落和身在異域的煩種難受、悲涼的情緒也一絲絲、一絲絲地不斷冒湧上心頭，使她不禁喉頭梗塞，一陣愴然。

唐明森知道趙敏心裡難過，但却不知道該怎樣安慰她。見她眼眶紅紅的，他甚至不敢面對她直視。

他也感到爲難呀！

## 買世人物

黃風：圖　友栗女：文

### 五一五：求你決不可居同

「是的！我想去開一間好的酒店房間，要高級的荷特露。」——「不好，我不能同你去！因爲我怕到時候兩人忍不住，犯了婚前的……先……交！」

她望他偏頭一笑：「你不錯，我是試探你的！但這樣，我反而希望實驗一下你我能否有定力——就是同住一房，而不發生婚前關係？你說，你有沒有這定力？」

「有！」他同她快行到代代木站了，却看見輛空塔古希，便招手兩個坐了直駛「太子大酒店」——在一座半高崗上。果然有蜜月大房，便很快辦了入住手續，拿了門匙入房。他突然向她雙膝跪下，使她吃一大驚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求小姐答應我，決不可同居！我們只有克斯關係！」她扶抱他起身：「當然只克斯！」

愛連親見方才在酒樓門外，恰巧——「哼，你？」山田向那兩個婦人恭敬爲體，現在聽了他解說的舞男分爲兩種，等於說一類「賣身」，一類只伴舞陪酒。她內心已幻想到一幅圖畫，面前這個俊男，是被力才看見的兩個中年富婆親過的，甚至摸過的，進而想到「吻」過的。她非但不妒嫉，而且心酸，代他委屈不平。

「沒什麼呀！我送你回家吧，你住那裏？一直怕告訴我。」她同他向車站行去，告訴他：「很遠，而且家人注意我，所以暫時不要你來看我……。我今夜不回家！你可知道以前，大約十五年以前，有個台灣女歌手叫姚蘇蓉，我父母都愛聽她的歌，她有一支名曲，叫今天不回家！」——「我當然也不知道，我大你不滿四歲呀。你說你今夜不回家？」

她告訴他約翰爲了英文信給宇津，但山田是新派思想，他反對用情書談愛，主張既然愛了，就該行動，而且男女之事，是大自然的現象，不應讓入「紙上談兵」。那個角落裏。

他同愛連狂吻後消夜，現在出來再在深夜的樹下散步——「你比我大多少？你？」她挽携了他的手問，他說：「高等三年，再考專科大學又三年，你該推算得出，最少我也該二十三了。我二十三！你只十九？可對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的？我五月二十歲啦！」她站住了，然後望住他，遠處是高橋上的電火車，那是代代木站。這一段兩旁大樹，只有天冷時的黑影。她站住後，擁抱了他：「你我就這樣行路散步到天亮麼？」他見她抱緊了自己，不禁俯下頭去親她，這回是她先吻他，並且自動吐出了香舌給他啜住。正在昏昏然之時，她有所覺，蓦的讓開了兩腿

## 綜藝

懷楚

### 七九四：太上皇在別墅

酒吧內只有他沒有一張床，否則，情慾令兩人無法自禁，而會在這裡「洞房」起來。

「我該回去了，」良久，唐文娟輕聲道，「出來太久了，太上皇會問這問那的。」

「黃亨既然准許你出來，你還怕什麼？」李偉生不安地道，「太上皇在別墅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點點頭答。

「她沒有回公司？」他有點不相信，「這老太婆工作如命，女强人嘛。」

「現在不同了。她早已交待別人打理公司的事，她每天都到別墅去。昨日她就說過，到別墅監督黃亨料理身子，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，而公司的事，她反而少理了。其實，她太老了，公司的事有時也有心有無力的，讓黃亨的心腹打理，她也一樣放心了。」

「那麼，中午，我和何大義去見黃亨時，老太太在一旁，方便嗎？」

「應該是方便的。」她頓了頓又道，「當着她的面談你工作、你和一層樓的要求，不就更好了嗎呢？因爲即使黃亨不答應，只要她肯點頭，你的要求也一樣可以達到的，這，不是更好了嗎？」

「問題是她肯不肯點頭。」他仍然有點不安，「我確担心了。」

「放心好了，她會答應的。」她答。

## 碧血情仇

石峰：文　秋厚：圖

### 五：勇闖敵營

沙天德喝道：「什麼事忽忽忙忙的，進來也不報告！」

百夫長忙道：「啓稟將軍，阿拉將軍帶着人正趕來大營，小的知道之後，立即先來通報！」

沙天德聽後，如陷冰窟，手足一陣冰冷，定一定神才問道：「可知他爲何事而來？帶什麼人來？」

「小的不知詳情，隔遠望去，好像是說不倫師徒陪他來的！」

沙天德輕吸一口氣，道：「吩咐下去，假如阿拉將軍沒有問剛才的事，大家不要向他稟報，請將請隨本將出迎！」

沙天德與阿拉同爲大將軍，但瓦剌的大將軍共有五位，阿拉象任樞密院副使，地位僅次于陳拓疆，高于沙天德，且又是也先眼前的紅人，沙天德對他魯扎及烏黎至。沙天德上前行禮迎接。阿拉臉色鐵青，在馬上喝道：「沙將軍，本將想知道今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沙天德心頭忐忑，仍硬着頭皮道：「未知將軍所指何事？」

「廖將軍爲何被人尅案在外面？來刼獄的是什麼人？」

沙天德道：「請將軍到大案，小將再詳細稟報！」

「好，本將正想聽你解釋！」阿拉跳下馬來，隨沙天德進案。

到案裡，沙天德已想好推詞，將經過向阿拉報告。「請問將軍是否遇到廖將軍？」

「不錯！他正帶脫不倫及額以圖去追趕那三個南蠻！」阿拉瞪着沙天德。「那兩個南蠻是如何混進來的？沙將軍查清楚了沒有？」

「事情剛發生，小將自未及展開調查！」沙天德謊慌地答道，「此事發生在小將營中，小將自然要調查！」

阿拉嘴角掛着一抹詭異的笑意，道：「沙將軍要盡力，本將懷疑營中有奸細！」

沙天德又是一驚，心中暗暗嘀咕，希望陳萬里莫落在脫不倫掌中！

（一四三）

## 綜藝

懷楚

### 七九四：太上皇在別墅

酒吧內只有他沒有一張床，否則，情慾令兩人無法自禁，而會在這裡「洞房」起來。

「我該回去了，」良久，唐文娟輕聲道，「出來太久了，太上皇會問這問那的。」

「黃亨既然准許你出來，你還怕什麼？」李偉生不安地道，「太上皇在別墅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點點頭答。

「她沒有回公司？」他有點不相信，「這老太婆工作如命，女强人嘛。」

「現在不同了。她早已交待別人打理公司的事，她每天都到別墅去。昨日她就說過，到別墅監督黃亨料理身子，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，而公司的事，她反而少理了。其實，她太老了，公司的事有時也有心有無力的，讓黃亨的心腹打理，她也一樣放心了。」

「那麼，中午，我和何大義去見黃亨時，老太太在一旁，方便嗎？」

「應該是方便的。」她頓了頓又道，「當着她的面談你工作、你和一層樓的要求，不就更好了嗎呢？因爲即使黃亨不答應，只要她肯點頭，你的要求也一樣可以達到的，這，不是更好了嗎？」

「問題是她肯不肯點頭。」他仍然有點不安，「我確担心了。」

「放心好了，她會答應的。」她答。

## 一八九：遊艇見面

星期日，早上九點鐘正。我和曼燕在銅鑼灣避風塘，登上媽然的遊艇。方成、美嫻和媽然、榮光、韓蔡，還有貿易行和廣告公司好幾個青年男女職員，吳喬、李來他們也在船上。

曼燕見過媽然，這是第二次見面。一個是大機構的年青董事長，一個是未來的澳門富商接班人的少奶奶；一個新潮奔放，意氣風發，美內歛，清秀脫俗。她們在船上展開現代都市女性的見面禮與交儀，握手，少不免互相稱讚一番。分明，兩人已戴起一張交際臉譜。

曾經週旋（事實是週旋）在這兩個姑娘間的我，在如此情況下，不期然興起感慨。兩個女的，都或多或少與我有過一些關係。但媽然，我清楚地知道，如果她要跟我要好，只不過暫時要好，或者說是「功利」的愛慾，我永遠不能和她成爲夫妻，即使勉强在一起，畢竟將是悲劇收場；而曼燕，是我的理想對象，過去我讀小說、看電影、看名畫家寫少女形象的作品，從而概括出一個心中的少女典型，就曼燕那樣子。也許太理想化了，我待要向她伸出手去，名花已有主了！

肩背讓人撻了一下，扭臉，是美嫻，她說：「想不到你這老土設計家，竟有一手，多好的姑娘！」

我稍微臉紅：「只不過朋友吧了！」

美嫻做不悅的神態：「你這人越來越不老實，媽然昨天下午打電話找你，她分明聽見你在跟尹小姐說話，哼，假正經！」

「她是來我家探訪，媽然來電話約我出海遊樂，我順便問她去不去吧了！」我說。

「又沒人說你跟她住在一起，瞧你多緊張呀！」美嫻說。

「你頭腦髒，什麼也想得出來。」我故意以輕薄的話掩蓋緊張。這一來，却惹來美嫻的追打。跟媽然說話的曼燕當然聽到見到。

## 一六一：有時裸睡

阿七自說，如果不是爲了練童子功，亦不知自己會點。淨身之後，同同寢室，登榻尋夢。

芬芬小鳥依人，蜷伏阿七身邊。

阿七曰：「也你異裸睡者乎？」

芬芬曰：「然，你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有所謂，有時裸睡，有時着衫。」

芬芬曰：「今晚我要你裸睡。」

阿七曰：「不過要你應承我一件事。」

芬芬曰：「你講喇，係乜事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講過要保持處男之身。」

芬芬笑曰：「占美，也你覺得處男好矜貴者乎？」

阿七曰：「你唔好理，我係講眞心說話。」

芬芬在阿七耳邊低聲曰：「是否驚我叱你瞓着之時偷襲珍珠港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你講得啱。」

芬芬曰：「占美，放心，我應承得你，一定不會破你身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但你太過貼住我，令我意馬心猿，好唔掂。」

芬芬挪動身體，放開一些，曰：「咁得未？」

阿七笑曰：「算你喇。」

二人傾了一輪閒偈，無非亦係以往舊事，不久悠然入夢。

一覺醒來，已經日上三竿。阿七叫醒芬芬，曰：「你今日是否要陪麥華？」

芬芬曰：「然，今晚唔。」

阿七曰：「芬芬，今晚係肯帮我搞掂個D痕粉？」

芬芬曰：「咁易做D事，如果我做不到，以後不敢見你。」

阿七吻住一下，曰：「你眞好，我諗起已經好笑，等佢搞足三個月，也仇都報晒。」

## 綜藝

懷楚

### 七九四：太上皇在別墅

酒吧內只有他沒有一張床，否則，情慾令兩人無法自禁，而會在這裡「洞房」起來。

「我該回去了，」良久，唐文娟輕聲道，「出來太久了，太上皇會問這問那的。」

「黃亨既然准許你出來，你還怕什麼？」李偉生不安地道，「太上皇在別墅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點點頭答。

「她沒有回公司？」他有點不相信，「這老太婆工作如命，女强人嘛。」

「現在不同了。她早已交待別人打理公司的事，她每天都到別墅去。昨日她就說過，到別墅監督黃亨料理身子，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，而公司的事，她反而少理了。其實，她太老了，公司的事有時也有心有無力的，讓黃亨的心腹打理，她也一樣放心了。」

「那麼，中午，我和何大義去見黃亨時，老太太在一旁，方便嗎？」

「應該是方便的。」她頓了頓又道，「當着她的面談你工作、你和一層樓的要求，不就更好了嗎呢？因爲即使黃亨不答應，只要她肯點頭，你的要求也一樣可以達到的，這，不是更好了嗎？」

「問題是她肯不肯點頭。」他仍然有點不安，「我確担心了。」

「放心好了，她會答應的。」她答。

## 銀河飛俠

沙駱一：文　務家一：畫

### 事故船貨搜空空子號1

（一一二）哈格尼司令嘆息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十分慚愧，鬼俠，司馬登船長，沒想到我突然變成了毫無作用的星球人，連人質也沒有資格。」鬼俠道：「司馬登船長把你輸送到搜空船，是爲了救你性命。」哈格尼道：「我知道，否則，我早就死在叛徒沙納的槍下。」

（一一三）司馬登道：「哈格尼司令，你如今還是舉足輕重，如果你願意放棄你的霸業，返回亞星球，我們會助你去對付沙納將軍。」哈格尼道：「船長，經過這一次沙納的叛變，我已改變過來，你的提議，我願接受。」司司馬登對鬼俠道：「我就心一場大戰很難避免。」

（一一四）因爲司馬登船長知道鬼俠要把再生星球的長髮人運回黑洛星，是要運輸工具。司馬登把五艘大運輸船給鬼俠，還派一隊攻擊飛船護航。鬼俠與助手加加，駕駛他的飛船，帶領了五艘運輸船和一隊攻擊船，前往再生星球，加加道：「我給運輸飛船你使用。」

## 戴臉譜的人

辛海

（一一五）哈格尼道：「我相信，鬼俠，我會登船長，沒想到我突然變成了毫無作用的星球人，連人質也沒有資格。」鬼俠道：「司馬登船長把你輸送到搜空船，是爲了救你性命。」哈格尼道：「我知道，否則，我早就死在叛徒沙納的槍下。」

（一一六）哈格尼司令，你如今還是舉足輕重，如果你願意放棄你的霸業，返回亞星球，我們會助你去對付沙納將軍。」哈格尼道：「船長，經過這一次沙納的叛變，我已改變過來，你的提議，我願接受。」司司馬登對鬼俠道：「我給運輸飛船你使用。」

（一一七）哈格尼道：「我相信，鬼俠，我會登船長，沒想到我突然變成了毫無作用的星球人，連人質也沒有資格。」鬼俠道：「司馬登船長把你輸送到搜空船，是爲了救你性命。」哈格尼道：「我知道，否則，我早就死在叛徒沙納的槍下。」

（一一八）哈格尼司令，你如今還是舉足輕重，如果你願意放棄你的霸業，返回亞星球，我們會助你去對付沙納將軍。」哈格尼道：「船長，經過這一次沙納的叛變，我已改變過來，你的提議，我願接受。」司司馬登對鬼俠道：「我給運輸飛船你使用。」

（一一九）哈格尼司令嘆息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十分慚愧，鬼俠，司馬登船長，沒想到我突然變成了毫無作用的星球人，連人質也沒有資格。」鬼俠道：「司馬登船長把你輸送到搜空船，是爲了救你性命。」哈格尼道：「我知道，否則，我早就死在叛徒沙納的槍下。」

（一二〇）哈格尼司令嘆息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十分慚愧，鬼俠，司馬登船長，沒想到我突然變成了毫無作用的星球人，連人質也沒有資格。」鬼俠道：「司馬登船長把你輸送到搜空船，是爲了救你性命。」哈格尼道：「我知道，否則，我早就死在叛徒沙納的槍下。」

（一二一）哈格尼司令嘆息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十分慚愧，鬼俠，司馬登船長，沒想到我突然變成了毫無作用的星球人，連人質也沒有資格。」鬼俠道：「司馬登船長把你輸送到搜空船，是爲了救你性命。」哈格尼道：「我知道，否則，我早就死在叛徒沙納的槍下。」

## 心閑

## 城市之光

### 反哺

（八）

楊老太聽傳聞，於是離愁別緒和楊葉柳花就更加結下了不解之緣。蘇東坡說得者，非謂津亭所便，乃留客的意思，也有珍惜重逗，依依惜別和人雖分離而情意長留的意思。

楊老太聞說，並非是因爲「柳」和「留」諧音，所以當送行者把折下來的柳枝（或楊花）編手獻給將行者時，就是